

孟子正義

冊五

卷之三

七

孟子正義十六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

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

東夷之人也

始生始至始死人之終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生人之

平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

此亦是畢

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了

人之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

稱卒其稱卒爲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終言之也○注諸馮負夏

云事卒爲終消盡了

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了

人之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

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了

人之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

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了

人之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

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了

人之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

之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爲南夷地名蓋弓謂舜葬於蒼梧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卽焦門在今江南巢縣詳均與鳴條皆貢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惟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在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村蓋相傳其東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東北說者以爲卽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其東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舜之皆東土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

於是諸馮涇注意隱矣按孔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

**酆鎬也**

**疏**

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郊文

水王作酆顏師古注云郊今岐山縣是酆今長安西北

水王生時尙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畎夷閭氏若璩釋

地續云畎夷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上發序於王時西至於昆夷孟津之患上是  
也地引書在太誓篇云惟四月太子發毛詩二十章爲祭文周頌篇思文正也趙氏時引僞程此篇尚卽後出直太誓合引書合今文二十八篇爲文云云云二十  
十京地有覽曰土看程北謚里以云而還仍王程通孔篇此也  
八兆也畢具岐皆也秋地昭數所謂里安程以爲本自言當葬畢當周傳所存故史記太誓篇  
里長太程備周古注之昭九大里安程故卒於孟子解之太誓篇  
畢安史氏篇程之言建在年名東陵也程也程故別於天本天商大荒是有篇無此篇  
原縣公則云者建在國夏傳程東西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  
上鎬曰畢武王季也世周者三陌邑括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  
則聚畢郢王季也世周者三陌邑括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程邑也  
唐東亦杜謂中東之名窮邑於而大稷之之王功言小號謂縣亦郡地云於畢文文于王崇墓作邑  
而南所畢舉王功言小號謂縣亦郡地云於畢文文于王崇墓作邑  
畢括杜起程之中遠矣小邑此我也之志程陵程也故城耳劉從伐字王後遂居人多改从匡解乃旁曰  
原地中遠矣畢別而五自杜夏佑陌畢其城也故城耳劉從伐字王後遂居人多改从匡解乃旁曰  
是志皇矣又程也岐國爲之爲云此原西在漢書劉地台王崇墓作邑  
故以有爲咸在周畢舉繫云按卽故之爲小西后王稷外咸有雍志拱經扶傳風小記言然卒於卒也  
陽雍縣州王有周而別土稷都畢地爲所名縣安記不豐然卒其惟周實也  
之萬畢年王其史之繫則岐國畢內也也畢東原二陵釋畢原十皇謂南所西周文公解畢  
原縣所謂南冢王程云也吾言畢原者南甫一謂程云也吾言畢原者南甫一謂程云也吾言  
文二在墓昔呂之畢西之謂程云也吾言畢原者南甫一謂程云也吾言畢原者南甫一謂程云也吾言

一王在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杜佑言畢初王葬季都之後畢公封  
 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裴駟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非也周文在  
 西北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  
 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  
 墓近於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  
 墓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  
 葬於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  
 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  
 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鄆而先君  
 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未年仍卒乎此以  
 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郢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  
 既誤何郢之可言覩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  
 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  
 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子  
 痘篇賢良曰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土地相去千有  
 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  
 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則漢時金竹皆名爲符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責以傳別注云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則符之名不必專於門關之所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曉然若含符是大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曉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闕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楊氏以符節爲門闕所用與趙氏義異乃荀子謂一張法而度之卽孟子所謂揆矣揆者通變神化之用也陳組綬燃犀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言事有古今量度主焉按圖索駿膠柱鼓瑟安有是處夫孰之不一者爲之一而至合者在至不合乎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其志也所以抒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注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

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注子產至度之

也○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襄公八年子皮爲政昭公二十年卒鄭卿多無謚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云成子子產之謚也其子思思亦謚桓豈以賢者之故邪淮南子汜論訓云聽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也

周禮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注云聽謂平察之尚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議獄也趙氏以聽爲平察之故作增曰增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詩潦與括地志以爲古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溟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於潦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溟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於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安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墨子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瀦皆應繩遂卽其事以深論之禮記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翔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也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篇云也車卽輿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音義音利則讀爲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渡同說苑政理過篇云之下陪差相鄭人有冬涉者出而脛寒後景差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注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

監燕月周皆終迹作推記自建功誤雅卽嘗始竭而辰角見而成梁故夏令天根見乃盡竭之後五日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云禹令夏后氏月令仲秋所水涸

毛居夏舛之正曰廖歲求十文月義徒趙建寅夏人十月注歲十月疏本月成上月水道成致梁以便利農也孔氏灝此則農既收則

三正十誤間也正孔歲韓正月義徒趙十一月夏人十月注歲十月疏本月成上月水道成致梁以便利農也孔氏灝此則農既收則

本義月矣則說歲韓正月義徒趙建寅夏人十月注歲十月疏本月成上月水道成致梁以便利農也孔氏灝此則農既收則

之引則夏謂詳歲則正震十似成本作周閩爲周所以熟成趙徒梁卽梁便利民之使不涉正義禮記月令仲秋所水涸

十孟其令周戴歲則正文有是十作周閩爲周所以熟成趙徒梁卽梁便利民之使不涉正義禮記月令仲秋所水涸

月子時曰正震十似成本作周閩爲周所以熟成趙徒梁卽梁便利民之使不涉正義禮記月令仲秋所水涸

十亦之十正文有是十作周閩爲周所以熟成趙徒梁卽梁便利民之使不涉正義禮記月令仲秋所水涸

一作本月與集二而一作周閩爲周所以熟成趙徒梁卽梁便利民之使不涉正義禮記月令仲秋所水涸

月歲自成周孟月實輿月三十月安梁云成周疏曰孟梁轉運翟準此則農既收則

而十是梁禮子皆非輿夏三月同此可也與爾是雅言注所引夏子梁灝此則農既收則

改一十孟同言謂也梁夏三月同此可也與爾是雅言注所引夏子梁灝此則農既收則

趙月一子例歲夏周成八月本舊書所孔以言注所引夏子梁灝此則農既收則

氏徒月與趙十時禮後月人周廖舊書所孔以言注所引夏子梁灝此則農既收則

爲杠徒國注月也之亂十本舊書所孔以言注所引夏子梁灝此則農既收則

夏成杠語未十凡例之一月閩夏九月本貴作阮本却趙氏然周十元校上正以此作步度之脫爾梁

八十成合解一言凡正夏月閩夏九月本貴作阮本却趙氏然周十元校上正以此作步度之脫爾梁

月二按其月正月正月之皆吉曰不歲本尙經存文舊本月勘上正以此作步度之脫爾梁

夏月二趙例謂今夏之皆吉曰不歲本尙經存文舊本月勘上正以此作步度之脫爾梁

九月輿梁本正則兩言凡歲曰歲又八謂歲又八

以證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權水上橫木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箇孟子歲十月徒所杠橫成趙岐釋爲步渡郭釋云步渡杓然則石杠者亦曰杠橫者與樞雙聲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宮室所以開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孝武紀曰權酒酷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酷釀獨官開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爲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輿梁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爲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偃塞取魚者亦取亘於水中之梁君子平其政行辟人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爲梁外多言魚梁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平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注君子至足之也○正義曰淮南子時則訓平云政謂刑禁語爲政事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篇云道之以政卽刑禁法教也橋梁不修民苦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走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秋官辟人云丁張並以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

行辟人行人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除人卽辟除人謂屏人使避之段辟  
 咸行人玉避裁說亦文解曰辟字若周禮闈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人之辟孟子包  
 大賓論辟語入避可也曰辟字若周禮闈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人之辟孟子包  
 略辟語入避可也曰辟字若周禮闈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人之辟孟子包  
 相注似曰辟蹠曲盤辟禮若主人盤旋辟拜郊特牲有由辟儀意  
 是禮投壺論辟語入辟除之辟作闢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本義  
 如曲禮然投壺論辟語入辟除之辟作闢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本義  
 而悅義一也爲俗以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避非古義矣以每人口  
 云崔每貪也漢書賈誼傳服趙氏以夸者死權以貪以品庶每人生萬康  
 而悅是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物也趙氏以每爲死權以貪以品庶每生萬康  
 此節正是貪也辨子產以乘輿欲自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避非古義矣以每人口  
 伍君子之道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而斃之服田蓋能有封其溢盧子佑溫故欲每生萬康  
 嚴悅大夫忠儉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而斃之服田蓋能有封其溢盧子佑溫故欲每生萬康  
 理者曾大子夫之乘非小人而世所徒妄傳失人旣衆則子一輿不知能爲政此必是無  
 爲君產子將也不得  
 右津吏明祗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競自當執政輕重車必當執政辱觀經聽而煩  
 爲君產子將也不得  
 爲君產子將也不得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

孟之不取也

疏人君由天○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注芥

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疏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

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衰公元年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爲心相視非形相視故曰心之所執若是

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注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

恩何如則可爲服

疏注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服注禮舊君之母妻傳云爲舊君者孰謂也

仕君也而己者也何以服齊衰

注禮舊君之母妻傳云爲舊君者孰謂也

君在外其妻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

注禮舊國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則小

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

注禮舊國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則小

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

注禮舊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則小

夫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之舊君有去

注禮舊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則小

夫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爲君服且爲君之母妻服

注禮舊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則小

若已去國則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國者

注禮舊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則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二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注爲臣之時諫行

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

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疏

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公於華元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共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如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以禦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會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劄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何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注古之至矣○正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竟與境通是服到出疆卽出境也廣雅釋詁云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卽見沛公謂曰臣里中多鄆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鄆生里中子也鄆生謂之見沛公謂曰臣里中多鄆生列傳云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生若

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莊子鈞  
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實  
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士之於鄼生也阮  
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孔本作乃收其田萊及  
韓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孔本作乃收其田萊及  
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音義亦出田菜  
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萊作業則更誤矣三者  
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  
二也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

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

搏執其族親

疏

○正義曰音義乎

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云搏音博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山部云索入家搜也顏氏家訓  
引通俗文云入室求曰搜入其家室搜索而持執之故知爲搏執  
其族親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  
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正  
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鄭氏不注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慎戒  
有姦者搏執之也亦未詳溯按此姦邪蓋指邪說左道之類罪戒  
人此邪人必審慎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執而禁之聖  
於包曰困極矣說文穴部云窮極之於其所有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集  
之引搏執亦明矣致亂之姦邪不姑息以遺患如此孟子之搏執非月令令  
人此邪人必審慎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執而禁之聖

文緣其所以困之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尙書洪範云鯀死於羽山亦是困之也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死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既不得如士會之復歸又不能若賈季之送帑且如商任之所會禁錮纏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窮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遭其荼毒故擬之曰寇讎非真如興曲沃之甲轉身爲亂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也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注惡

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

疏大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爲類而六等上士一位下於士農工商爲四民是士與民爲類士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

於士故爲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福上書曰夫戴鵠也音緣禮記中庸引詩鳶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戴阮氏元校

本勘記云仁烏增逝閩監毛三本同廖  
孔本韓本增作曾作曾是曾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疏

至濟子

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寶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夫某聞之也剗胎殺夭則駢駢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

從之疏

君仁至不義○正義曰前言人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疏

上爲下效也○正義曰白虎通

三教篇云教者效  
也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注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

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疏

若注

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陳質疑是奠贊之義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大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而已之